

葛丽泰·嘉宝传

G R E T A G A R B O

她是“冷艳女王”是忧郁的瑞典女郎 事业顶点她转身而退 留给世界叹息和猜想

张小午◎编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葛丽泰·嘉宝传

G R E T A G A R B O

她是“冷艳女王”是忧郁的瑞典女郎 事业顶点她转身而退 留给世界叹息和猜想

张小午◎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丽泰·嘉宝传 / 张小午编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08-5486-9

I. ①葛… II. ①张… III. ①嘉宝, G. (1905~1990)—传记
IV. ①K837.1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4797 号

葛丽泰·嘉宝传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傅娉婷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孤独之花 谜一样的女人

- 一、神秘：流传最广之描述 / 2
- 二、孤独：也许是最为准确之定位 / 14
- 三、纯美：最为写实的一个形容词 / 21
- 四、高贵：很不易得之评语 / 25
- 五、悲情：也许是恰如其分之定性 / 28

初露锋芒 从百货公司到皇家戏剧学院

- 一、在百货公司她是很优秀的员工 / 34
- 二、当时瑞典影坛由斯约史特洛姆与斯蒂勒执牛耳 / 35
- 三、她的演艺之路从拍摄百货公司广告片开始 / 37
- 四、17岁时她被导演派切勒看上了 / 39
- 五、皇家戏剧学院是世界上训练最为严格的学校之一 / 42

携手天涯 斯蒂勒让她脱胎换骨

- 一、据说是斯蒂勒要她改姓“嘉宝” / 48
- 二、《科斯塔·柏林的故事》把她打造成“标准淑女” / 51

- 三、从《斯莫尔尼的女奴》到派伯斯特 / 57
- 四、《没有欢乐的街》：把嘉宝打造成“理想女神” / 59
- 五、他成为黏在嘉宝手上的一块蜡 / 61
- 六、斯蒂勒携嘉宝横渡大西洋 / 67
- 七、嘉宝和斯蒂勒离开纽约去好莱坞 / 70
- 八、斯蒂勒与嘉宝的命运攥在好莱坞巨头手里 / 75
- 九、《急流》：评论家们为嘉宝喝彩 / 78
- 十、斯蒂勒完全不能适应美国的拍片方式 / 82
- 十一、斯蒂勒被赶出摄影棚 / 84
- 十二、《荡妇》：嘉宝被好莱坞定型化为“荡妇” / 86
- 十三、甲地的天才在乙地被命运“捉弄” / 89

半师半友 吉尔伯特带给她体验与激情

- 一、《肉与魔》：与吉尔伯特创造梦幻之美 / 92
- 二、她与吉尔伯特看起来像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 96
- 三、吉尔伯特是嘉宝适应美国影坛的优秀教练 / 98
- 四、吉尔伯特支持她向米高梅讨要高薪 / 100
- 五、《爱情》：吉尔伯特失去光彩 / 103
- 六、从《神圣的女人》到《神秘夫人》 / 105
- 七、《绿帽子》：继续与吉尔伯特合作 / 106
- 八、《野兰花》：拍到一半得知斯蒂勒逝世 / 109
- 九、《唯一标准》：拍摄时得知吉尔伯特与他人结婚 / 111

女王时代 有声电影时代她依旧称霸银幕

- 一、《安娜·克里斯蒂》：“嘉宝说话了” / 116
- 二、从《浪漫曲》、《灵感》到《玛塔·哈里》 / 123
- 三、《大饭店》：嘉宝仍是影片中的主宰 / 126
- 四、嘉宝被好莱坞的凡夫俗子们“浪费了” / 129
- 五、《瑞典女王》：最喜欢与最得心应手 / 133





- 六、重拍《安娜·卡列尼娜》：整台表演似由嘉宝一人包办 / 141
- 七、《茶花女》：演艺生涯的巅峰之作 / 146
- 八、《征服》：“特写镜头”成为唯一亮点 / 155
- 九、《妮诺基卡》：令人捧腹的成功之作 / 158
- 十、《双面女人》：一次巨大的失败 / 164
- 十一、1949 年：嘉宝决定永不再拍电影 / 169

风雨前程 启幕与落幕：孤独女孩的传奇

- 一、在贫穷的工人家庭长大 / 173
- 二、孤独与内向成为她生命的基调 / 174
- 三、表演的冲动几乎是与生俱来 / 176
- 四、全球流感：15 岁时父亲去世了 / 180
- 五、放学后到一家理发店挣钱养家 / 182
- 六、她不愿提及贫困的家庭与伤心的童年 / 186
- 七、童年贫困的两大果实：节俭与隐退 / 187
- 八、独身一人拉下人生的帷幕 / 190
- 九、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传奇 / 192

神秘莫测 她一生的缩写和她这个人

- 一、喜爱表演的好学生 / 196
- 二、“存在感”十足的女神 / 197
- 三、永不再拍电影 / 199
- 四、简朴的明星 / 202
- 五、习惯孤独，不愿被打扰 / 204

隐居的嘉宝 我荒废了一生

- 一、后半生孤独寂寞 / 208
- 二、复出失败，嘉宝不再演戏 / 208
- 三、不想见人 不想出门 / 209



四、面对镜头，如同面对行刑队 / 210

附 录 嘉宝“演技”分析

一、《瑞典女王》/ 212

二、《安娜·卡列尼娜》/ 219

三、《茶花女》/ 224





孤独之
花

Greta Garbo
谜一样的女人

葛丽泰·嘉宝 (Greta Garbo), 1905 年生于瑞典。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在好莱坞被誉为“银幕第一女星”，纪录大全推举她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但她最著名的称号是“来自瑞典的斯芬克斯”，喻她如希腊神话里的狮身人面兽，叫人猜不透。

嘉宝身后，评说者众，但大体围绕五大关键词而展开：一曰“神秘”，二曰“孤独”，三曰“纯美”，四曰“高贵”，五曰“悲情”。

一、神秘：流传最广之描述

有评论家将嘉宝描述成“捉不着的千面女郎”：

嘉宝的魅力，捉不到摸不着是以叫人分外渴望与眷恋。她的笑靥从来难得，永恒地拒人千里，可是她是这么的美丽，她的一笑，来得分外矜贵，就如昙花一现。她的眼睛里有无底的深渊，没有人能猜得透她的心、看得清她的秘密，她是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在银幕上，嘉宝是永远的女主角，她参演的电影都以她的角色为重，她就是影片的灵魂。这由她的作品的片名可见——《神圣的女人》《神秘夫人》《安娜·克里斯蒂》《玛塔·哈里》《瑞典女王》《茶花女》《尼诺奇卡》，点题人物全都是她、她、她。

嘉宝从影只有 19 年，拍片 28 部，跨越了默片与发声电影的转接年代。她不说话时，是个巨星，在镜头前总多灾多难，没有人受苦会如嘉宝般，她不说话却能表达那么多，一颦便等于说了千句话。她那带点儿瑞典口音的性感沙哑声音，在银幕上苦恼说“我想人们放过我”，而在银幕下却苦恼说“我现在回瑞典”！

前者是个承诺，后者是个威胁；两者都是嘉宝。

嘉宝充满神秘感





她对私隐的保护，打破了好莱坞一切成规。除了从影早期，她从不接受访问。最后一次尝试，是在 50 年代某次的戛纳电影节上，置身地中海畔的海角伊甸之石酒店，记者开口：“我猜想……”嘉宝插嘴一句：“为什么要猜想？”便起身离去。访问被刊出，那是世上最短的一个访问。某次她非常罕见地发表声明，她指她在电影里的形象艳丽又神秘难测，可是她的私生活太过简单平凡，她说：“我觉得我只能透过我的角色表达自己，我不懂以言语表达自己，所以我逃避跟记者谈话。”

她也从不为影迷签名、不出席首映、不回复影迷的信件。不爱跟陌生人说话，也不喜欢被陌生人拍照，在好莱坞的日子，她只容许米高梅相片部的主管一人为她拍照；在退隐的近 50 年里，狗仔队在纽约街头她的寓所外守候她，她视之为附骨之蛆。她出入时拉下帽子、眼光望地下、衣着普通甚至带点褴褛，路人认出她，称呼她一声“嘉宝小姐”，她会否认，自称名为海丽特·布朗（Harriet Brown）。她出外旅游时也总会用假名。其他路人或她的邻居，出于尊重、爱戴或者害怕，都不会上前打扰她。然而她越避，公众对她的好奇越大；她越退，人们越不会忘记她。

嘉宝 36 岁息影，到 84 岁逝世，当中近 50 年是个“好莱坞的隐士”。关于她退出幕前的理由，众说纷纭。有指她最后一部电影《双面女人》评价与票房极差，令每部电影叫好又叫座的她失望，更不想再一次面对失败；之后她也找不到合心意的剧本，便宁愿退出算了。那是她事业上唯一一部失败的作品。也有说她的伯乐、瑞典导演莫里兹·斯蒂勒是她一生的至爱，二人一同到美国，她成功了，他却失意好莱坞回国，之后不久便因病离世，令她内疚伤心，觉得生无可恋。

更有谓有演戏天才却不懂得如何应付名气的她，终于受不了在人前生活的压力，宁愿避世。这么多说法，其实都是为了给不愿解释的她找个解释，在观众未能忘怀她的年代、在再也不会找到另一个她的世界、在对公众人物知道得太多而人们也以为有一切知情权的今日，她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布、一张美丽的白纸、一个填充题的空格，人们永不会知道答案，只能把各式各样的想象投射在她神秘又美丽的脸上。就如她在



《瑞典女王》片末那最后一个长达五秒多的镜头里，她的表情没说过什么、也说了那么多，如蒙娜丽莎一样，永远是个谜，永远引人入胜。

段北生译自《费加罗妇女》杂志的文章，亦认为嘉宝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葛丽泰·嘉宝于1990年4月15日深夜11时30分在美国纽约溘然长逝，终年84岁。当天，几乎各国报纸都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众所周知，在40多年的漫漫岁月里，这位曾经最光彩照人的荧屏佳丽惯于默默地漫步在繁华街头，这在当地人看来甚至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不过，近两年来嘉宝基本上谢门不出。虽然她早就患有有关节炎和胃炎，但是最终致命的却是肾病。

从1989年6月起，嘉宝最亲近的一个侄女每周三次派车准时接她上医院作透析治疗。开始嘉宝尚可自己走到车前，但返回时往往需别人帮一把才能从车上下来。一位跟踪她11年的摄影记者经常幽灵般地徘徊于附近，嘉宝有心躲避，奈何力所不及。从偷拍的照片上看，她的神色是一种无奈的轻蔑。去世前四天的星期三，她再次被送进医院，而死后第二天，尸体就在新泽西火化了。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夙愿——永远不再被任何人打扰了。

她感叹于无数次被他人不择手段地利用，曾经说过：“我多么希望逃出自己的命运啊！”那些所谓朋友、佣人、同事、邻居、情人毫不在意地把她的秘密出卖给新闻界。一个常与她一起散步的人说过，有人非要闯进她的私生活中百般纠缠，简直就不想让她得到片刻的宁静。还有一些人则喜欢摘编有关她的报刊评论。而她宁愿用客气的语言干脆摆脱掉所有“饶舌之人”，因为据说那些见过嘉宝的男人无不为她的美貌而神魂颠倒。75岁的快活老先生尼古拉斯·梅雷迪亚·特纳声称自己数十年来经常携夫人陪同嘉宝散步，而且不管别人相信与否，硬说嘉宝暗示过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

在生命的暮年，嘉宝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或是做瑜伽，或是闭目静思。早餐和洗浴完毕，她爱站在凉台上看看天气，然后再穿戴打扮。她经常把整个上午都消磨在电话机上，与朋友们闲聊打发时





光，或者出门去采购。中午在房间内吃午饭，下午至少要到户外步行六公里，有时候有人陪伴，但常常独往独来。按照一个陪伴者的解释，“一天不散步，她就觉得死神更逼近了一些”。

有时候，她喜欢到古玩商店和艺术画廊逛逛，但是什么也不买，害得售货员空欢喜一场；有时候她爱到教堂向瑞典人最崇拜的女神圣·布里吉特作祈祷。她的另一种嗜好是购买唇膏和色彩明快的开司米高领套衫，为此她没少花费心血。不过，她对女士们几乎人人垂青的香水和除臭剂却从不问津。有一天在中心公园里，一群幼儿园的小阿姨认出了嘉宝，于是一窝蜂地追了上去，把明星堵在一面墙前，非要检查她脸上是否作过美容手术不可。当然，这种近似恶作剧式的玩笑并不经常发生。她散完步后爱到别人家串门，也曾对朋友说过，“如果您听到不速之客摁门铃，那就一定是我。您不会拒绝请一位年迈的女士喝杯茶吧”。

冬季，她经常在壁炉前打发时光；夏季，她爱脱了鞋光脚在离家不远的喷泉里戏水。偶有一起散步的伙伴登门拜访，她的招待极为简单。一个朋友说：“嘉宝是根据饮食学的要求而订食谱的。几块干酪，一些饼干，外加一杯酒，有时多一份瑞典鲱鱼和她最喜爱的鱼子酱。”她习惯点着一支廉价的褐色香烟，要是客人不愿奉陪，她会很快把烟掐灭。朋友们公认她是一个“既坦白明朗，又难以捉摸；既腼腆沉着，又随时会激昂冲动的女人”。

嘉宝被称为“好莱坞隐士”



近 20 年来，嘉宝每逢春季都要应萨尔卡·维耶泰尔之邀到瑞士克洛斯特斯去。那儿有她朋友的一幢山区木屋别墅，环境虽然死气沉沉，但她感到很宁静，躺在一把铝制长椅上晒太阳是她最舒心的时刻。萨尔卡·维耶泰尔过世后，嘉宝继续和老太太的儿子彼得、儿媳克尔保持联系。每当疗养结束，她往往到希腊、法国、英国周游一番再回到纽约去收拾那一大堆一大堆她从来就懒得看的来信。

进入 70 年代，嘉宝明显地变得衰老起来。她对朋友说：“我觉得不舒服，我感到害怕，我甚至连自己都讨厌。”她长期忍受着结肠憩室的折磨，并患有关节炎。到了 80 年代，这些病症更为严重，邻居朋友们都说她日趋呆板，步履越来越迟缓，随着急性神经衰弱的发生，又出现了复杂的综合症状。1987 年春季，嘉宝在客厅里被吸尘器绊倒，扭伤了踝骨，从此不得不把坚持了近 50 年、每日 6 公里的散步放弃掉。尽管日常采购有人代劳，但是她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她最不愿意成为别人同情怜悯的对象。这时，她的大多数朋友都已故去，而少数在世的至交，例如塞西尔·德·罗思柴尔德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了。

詹万里翻译的文章，亦想揭示“嘉宝最后五十年”之神秘色彩，认为“她的日常生活程序的确具有修道院的特色”：

1941 年葛丽泰·嘉宝主演了她一生中最后一部电影《双面女人》之后便永远离开了好莱坞。从那时起，时间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对手，同时又是一种挑战。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如何度过她一生中最后的 50 年的呢？

她住在纽约。正如当年她尽力演好每一部影片一样，此时她得竭力避开照相机的追踪。她总是穿着男式衣服，帽檐拉得很低，还戴着围巾和墨镜，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如果他们中间有谁向新闻界透露她的行踪，她就立即中止同他（她）的交往，她还去一些欧洲的私人疗养所，主要是到瑞士科洛斯特斯去见电影剧本作家塞尔卡·维尔黛尔，在好莱坞时她们就是好朋友；以及到巴黎去看她另外一个好朋友塞西雷·德·罗斯希尔。

1953 年，嘉宝在乔治·希里的鼓动下，以 38 万美元的价格在东第





52 大街买了一套七居室房子。房子在第 15 层。楼下住的是乔治·希里和希里夫人。嘉宝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的 37 年。40 年代初，嘉宝就与希里夫妇相识了。让乔治大吃一惊的是，嘉宝很随便地一丝不挂站在他面前。没过多长时间，他们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三人之家”。但嘉宝被乔治所吸引不是因为性爱，主要是乔治为她做主并培养她对艺术的兴趣。

每次嘉宝离开她住的那幢楼时都有不少人认出她来，但仅有几个人走上前搭讪或纠缠不休。有一天作家阿兰·列维在第二大道跟踪观察嘉宝。在嘉宝等着过马路时，她被路旁一张宣传交通安全的招贴画吸引住了。列维说：“嘉宝似乎对上面三匹高度警觉、向不同方向看的长颈鹿很感兴趣。”她全神贯注地琢磨这张招贴画，以至于错过了两次绿灯过马路的机会。她抬起头一看，身旁已聚集了一小群人。她赶紧继续赶路。列维在跟在她后面的这么短的时间里，数了一下，有 41 人认出了嘉宝。这时嘉宝已注意到列维在跟踪自己，她试图甩掉他。列维还跟着她，她突然转过身说：“你要再跟着我，我就叫警察了。”列维结结巴巴地向她道歉，说自己一直仰慕她。她的口气这时才缓和下来：“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请不要这样。”

嘉宝曾对一个朋友说：“我一生的故事就是后门、边门、秘密电梯以及通过其他渠道进出一些地方，这样人们就不会来打扰我了。”

嘉宝隐居的办法是：一个人住，只有在周末时，31 年来一直是她忠诚的管家兼厨子的克莱尔·科吉尔才来。克莱尔是瑞士人，跟嘉宝差不多的年纪，这也许使她们有一两种共同的特点，但 30 年里她们俩一直保持着严格的主仆关系。克莱尔采购食品、收拾屋子和做饭。她的另一项家务就是接电话，外出时她就把电话线掐了。周末甚至整个星期嘉宝都自己做饭、打扫房间和外出办事。

只有少数几个人有幸知道嘉宝的电话号码，他们从不向外界透露这个号码，都是独自欣赏电话里嘉宝的每一句话。每个人都从电影里熟悉她的声音，那是一笔为大众所共有的文化财富。私下里说话时她的声音跟电影里完全一样：慢条斯理，毫不矫揉造作；忽轻忽重的短句，不知



是哪个地方的口音，有一种催眠作用——给人以惊奇又让人陶醉，正是她声音的魅力所在。

同样，嘉宝说到自己时，爱把自己说成男性，例如“我还是小男孩时我就开始抽烟”。格林认为这与性别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超脱自我的一种方式”，暂时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尤其是说到好莱坞的时候，嘉宝感到自己已经与之格格不入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嘉宝变得越来越没有性别了。在好莱坞的那些年里，她跟合作伙伴约翰·吉尔伯特和同性恋作家默西迪斯·德·阿科斯塔过往甚密。到后来她几乎可以得到世界上的任何人，但她不再抛头露面而且性冷淡，再也没有找过情人。他们来找她——但却是来向她表示崇拜的。人们把她奉若神明，她和自己的性欲都被无望地与她摆脱不了的自我中心主义纠缠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几乎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她的性欲不但没有被激发起来，反而更加压抑了。她的一个好朋友说她“绝对是，而且只是同性恋了”。而另一个朋友甚至更加肯定地说，“她不是同性恋，她什么也不是”。

嘉宝并不是唯一被有着浪漫幻想的朋友和影迷所追逐的漂亮女演员。她不像她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被看作是性爱的对象，只有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被认为是“完全的女人”。青年时的嘉宝生性腼腆、性格孤僻，不管是那时还是后来，她都愿意跟那些孤独的、对她没有性威胁的人在一起，诸如管家、亲戚、同性恋男人以及那些像她父亲或母亲的人。

早晨嘉宝站在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前一块叠起来的地毯上做四肢伸展运动。她要是睡不好，早晨三四点钟就醒过来的话，她怕别人看见，就在阳台上蹲着，看楼下过往的车辆。她的早餐永远都是一样的：全营养烤面包片（涂果酱不涂黄油）和两杯咖啡。上午她下楼散步一次，购买蔬菜和水果。然后稍事休息她就准备下午出去走走，回来后喝“两口”威士忌或伏特加，从不多喝。晚餐则由克莱尔事先准备好，用盘子端到卧室，在电视机前吃。晚餐也跟午饭一样简单：烤牛肉或鸡肉。也许还有一盘煮青菜和一个蒸土豆。嘉宝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她的日常生活程序的确具有修道院的特色。



格林发现嘉宝是“一个不能独自行事的女人”。没有几个人她能信得过，她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她家，像修漏水的水龙头或把掉下来的软百叶窗重新挂上都是格林的事。她常常为了已折磨了她几个星期的一点点小事给格林打电话。

嘉宝的许多电话都是关于病痛的。

她的自恋情结是一柄双刃剑。在她最辉煌的时候，尽管她不喜欢别人宣传自己，但毕竟如一个 MGM 摄影室的雇员所说：“她对自己的照片着了迷。”她毫无怨言地坐着让一名摄影师照了 4000 多张照片。对于她来说，让人们远远地崇拜她就可以了。后来退出影坛之后，几乎所有写她的文章或书她都爱看。格林说：“她就像一个吸食自己仇恨的毒品但却无法戒掉的瘾君子。她这种自恋的嗜好可以帮助她打发掉时间，也更证明这是基本的人性。”

1985 年秋天，一个为小报《环球》撰稿的作者采访了格林的助手，助手把他知道的格林和嘉宝的友情以及更多的一些事情和盘托出。10 月 29 日这份小报第一版的头条标题是：《80 岁的葛丽泰·嘉宝将要结婚》。文章说“新郎是比她小 30 岁的艺术品商人”。格林当时在哥伦比亚，与此事无关，但嘉宝看到这份报纸后勃然大怒。格林回来后像往常一样，给嘉宝打电话报到。长时间的沉默后，她说：“格林先生，你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格林再打进去，向她争辩说 15 年里他从未向外界说过她一个字，假使他想向新闻媒介透露，那也不是《环球》。依然是沉默。格林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回答：“对。”格林又问，难道一切都完全



双面女人



无法挽回了吗？她说：“是的，挂了吧。”

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但是她断绝与格林的交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格林坚持认为嘉宝知道他给电话录音而且从不反对，但1985年起，嘉宝被告知格林在一次晚会上放了其中的一盘录音带，格林断然否认。

格林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伤害，但事后他把这些事情看作是绝交的借口。1985年起，嘉宝的身体每况愈下，格林知道她不想让人们看到她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以后的四年里，格林得知自己并不是唯一被她拒之门外的朋友。她再也不见其他的朋友，甚至不接他们的电话。

在嘉宝去世前后大量关于她的新闻报道里，总要提到她“痛苦的晚年”。这多少满足了新闻媒介的想法——尽管嘉宝腰缠万贯，但生活得并不幸福。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晚年的嘉宝要成熟一些。她的表侄唐纳德·雷斯费尔德医生回忆起有一次跟嘉宝谈话时她很平静地说：“你知道，我曾经过着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生活。”1989年秋天，她的侄孙女格雷·雷斯费尔德·霍兰去看她，发现嘉宝正兴高采烈地向人炫耀一顶纸做的晚礼帽。客厅的桌上摆着斟好的香槟酒，她心情轻松地提到总统的来访使得纽约交通瘫痪的事：“呸，让总统见鬼去吧。今天我们该高兴一下。”

她最后几年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她欣赏节目的口味捉摸不定，偶尔也看低劣的广告片。

1983年11月，嘉宝接受了瑞典最高平民奖章。奉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命令，她被授予瑞典北极星勋章。瑞典驻美国大使威尔汉姆·汉切梅斯特伯爵在东区大道嘉宝的朋友简·冈瑟家中举行了一个秘密的授勋仪式。瑞典国王和王后一直想见见嘉宝。国王夫妇在1988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想安排嘉宝来见见他们，但她已经走不出家门了。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希尔维娅只好亲自登门。

嘉宝的健康状况恶化是从1987年的3月开始的，她在起居室里被一个没有收好的吸尘器绊倒，右脚踝骨严重扭伤，这以后她就基本上只

